

坐动车去湖南郴州 阴差阳错到了陕西彬州

当事人：习惯用笔画打字，买票时打错字了

“一下车，天塌了，‘彬’和‘郴’就差个偏旁，结果我要去湖南（郴州）给我干到陕西（彬州）了。”8月9日，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离奇经历，引发网友围观。8月10日，记者联系到了当事人尤女士。

尤女士向记者介绍，她的娘家在四川达州，婆家在广东清远连州。暑假她带着15岁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，返程时本想坐动车到湖南郴州下车，然后再拼车回连州，结果却把票买到了陕西彬州，一南一北，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。

为何买错了票？尤女士说，她习惯用笔画打字，“彬”和“郴”两字相近，结果就阴差阳错把到郴州的票买成了到彬州。

票务软件截图显示，尤女士母子三人8月8日下午先是乘坐卧铺到达州，到达了西安北站。9日清晨，三人又从西安北站乘动车前往郴州东站。

尤女士介绍，三人上车就睡了，在西安换乘时，也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。直到到达彬州时，听到报站她还一度纳闷，“什么时候郴州改彬州了？我就问那个站台的工作人员，我说我们这是到湖南的郴州了吗？他说这是陕西的彬州。我当时就蒙了。”

尤女士的大儿子告诉记者，8日晚到西安时，他们都没有发现问题，“我一路都在晕车，我弟一路在睡觉。直到听到广播说彬州到了，我以为念错字了，我妈问工作人员，人家说不是同一个地方。我妈也说，为什么越走越冷，原来是走错地了。”

发现买错了票，尤女士又赶快查看到郴州的车次。因为车票紧张，母子三人先是从彬州东站坐车到了咸阳北站，然后到西安北站，再到汉中，最后到湖南郴州。10日中午，母子三人还在回郴州的列车上。

尤女士的丈夫杨先生说，当时妻子告诉他买的车票终点站是北京时，他曾有一丝感觉哪里不对，但当时没有细想，“都已经发生了，人回来就行了。”

尤女士表示，这一趟很折腾，当时买票时，看到车票比印象中的车票价格低不少，还以为捡了大便宜，结果却闹了个大乌龙。原本10多个小时就可以到家，现在30多个小时了还在路上，“绕远了，也多花了钱，算是苦中作乐吧。”

据极目新闻

扛着病痛打工8年，新房还只是毛坯 网红“老表”意外溺水离世

活着的彭仕运，有两个身份。一个，在温州和义乌的鞋厂流水线旁：31岁，贵州普定县人，身患强直性脊柱炎，脖子永远僵直着，不识字，只会做最简单的重复工序。月薪4500元，他只留500元，其余全部寄回家。攒了8年，盖起一栋毛坯房，目前门窗还没装齐。

另一个，在短视频社交平台镜头里：他叫“老表”，总是笑着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几十万粉丝跟着他的日常视频，一起笑。

8月4日，这两个身份在三岔河边戛然而止。

这是他家门口的河。当天，彭仕运游泳时发生意外。5天后，其遗体在下游7公里处被找到。

“老表”彭仕运的离世，让无数陌生网友红了眼眶。有网友说，大家悼念的不是一个网红，而是一个拼尽全力活着，却被意外轻易带走的平凡人。

三岔河的意外

►家门口的水域，藏着看不见的凶险

8月10日，彭仕运的姐姐告诉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，8月4日下午五六点，弟弟和另一个小弟像往常一样，到离家不远的三岔河边游泳消暑。这是他们从小玩到大的“家门口的河”，哪里浅、哪里深，兄弟俩自认心里有数，谁也没料到危险会来得如此突然。

当时，兄弟俩在浅水区戏水，彭仕运突然被一股急流卷向深处。小弟见状，立刻扑过去施救，可湍急的浪头一下将两人冲散。等小弟稳住身形再寻找时，水面上已经没了彭仕运的影子。

“出事之前没下雨，谁也没想到水流会那么急。”姐姐说，发现人失联后，小弟第一时间通知了家人，也联系了当地人员帮忙搜救。可河段水下地形复杂、暗流交错，连续几天搜寻都没有结果。

8月8日上午10点左右，小弟向安顺蓝天救援队求助。此时距离彭仕运落水已过去了整整4天。

“我们集结了近20名队员，带着声呐设备赶赴现场。”安顺蓝天救援队吴队长告诉记者，事发河段水面宽80至100米，正值汛期上游水库放水，水流速度极快。按照搜救方案，队员们以落水点为中心，在上下游一公里范围内反复摸排，搜寻持续到当天傍晚，没有发现。

9日，救援队正准备再次扩大范围搜寻时，接到当地应急部门的通知：有一具遗体在下游约7公里处被垂钓群众发现。经确认是彭仕运。

吴队长说，今年6月，同一河段也发生过一起溺水事件，一人遇难。作为穿城而过的自然河流，此处自发形成的野泳点没有设置警示牌、防护栏等安全设施，也没有专人巡查值守。熟悉水域的村民习以为常，却往往忽略了汛期水流流速变化带来的致命风险。



“老表”在吃鸭腿。彭仕运姐夫供图

家人眼中的彭仕运

►被病痛磨大的孩子，最大心愿就是把房子装好成个家

在家人眼里，彭仕运的一辈子，几乎都在和病痛、贫穷较劲。姐姐记得，彭仕运10岁那年，脖子就开始出现异常，硬邦邦的没法灵活转动。但家里条件实在太差，一直没带他去进行正规治疗。直到20多岁才去检查，确诊强直性脊柱炎，同时还查出了遗传性神经纤维瘤——母亲也患有同样的瘤病，因为没钱，一辈子都没做手术。

“那时候医生说手术要十几万元，我们家拿不出来。”姐姐说，“等到二十八九岁再复查时，医生告知手术风险很高，建议去上海、北京的大医院，费用要几十万元，家里更是承担不起。就这样，彭仕运的病一拖再拖，脖子永远僵直着，身上的瘤子也慢慢长多了。”

因为身体不好，又只读到小学二年级，彭仕运出门打工格外艰难，多次被拒绝。8年前，姐夫带着彭仕运和彭仕运的弟弟一起外出务工，从温州的鞋厂到义乌的箱包厂，一路辗转。一开始彭仕运月薪只有1600元，后来慢慢涨到4500元，但无论工资多少，他永远只留500元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。

姐姐说，这些钱，一部分用来给奶奶治病、办丧事，一部分用来还家里建房子欠下的债。老家原先的土房早已破败不堪，没法住人。“我两个弟弟寄回家的钱都用在房子上。从他们俩十几岁开始打工，就一点一点搞地基、挖基脚，一步一步建起来，建了十几年，现在还是毛坯房没装修。”

在姐夫眼里，彭仕运虽然因神经受压迫，反应比常人慢一点，但一点都不笨。“教他做什么，学得特别快，干活也不用人催，有事情他会一直尽力做完。”姐姐说。

31岁的彭仕运还没娶上媳妇，没住上装修好的新房，“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把房子装好，成个家，让父母抱上孙子。”这个朴素的愿望，最终没能实现。

故友眼中的“老表”

►一场意外走红，他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

作为相识多年的工友，也是“老表”账号的运营者，“金蝉子”是彭仕运走红网络的见证者。

“金蝉子”告诉记者，在自己的记忆里，彭仕运的走红也是一场意外。

2019年，在鞋厂做管理的“金蝉子”拍摄招工短视频，顺手拍下了正在工位上的彭仕运，没想到这个笑容腼腆的工人意外获得了不少关注。

2020年后，工厂订单锐减，“金蝉子”曾尝试全职做自媒体，他给彭仕运开出每月3000元的工资，包吃包住，想靠着账号流量摸索变现路径。

这条路走得格外坎坷：他们遇到过不靠谱的公司，对方号称能操盘变现，合作一个月只赚了1000多元；种种波折之后，拥有30多万粉丝的旧账号以5000元的价格被卖掉。

2023年，“金蝉子”重新开始更新内容，依旧只是记录彭仕运的日常打工生活，再也没有尝试过直播带货，也没接过任何商业广告。

“‘老表’本人也想靠互联网改变命运，但他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。”“金蝉子”说，镜头里乐呵呵的状态，是他想传递“虽然身体残疾但依然乐观向上生活”的态度。

今年账号数据有了起色，6月，“金蝉子”专程跑到贵州，反复劝彭仕运和自己一起出来做账号。

“他自己是愿意出来的，但他的弟弟不想再做和鞋厂相关的工作，这事就一直拖着没定下来。”金蝉子说，已经有长沙的商家联系他，想邀请“老表”做线下表演，档期刚谈妥，就传来了出事的消息。

“现在我主要帮忙联系爱心网友，建群让大家将善款直接转给‘老表’的小弟，群友们做监督。”金蝉子说。

粉丝眼中的“老表”

►不是什么网红，更像是一个努力生活的熟人

在无数网友眼里，“老表”不是什么网红，更像是远方一个努力生活的熟人。

“00后”网友阿默（化名）告诉记者，2022年刷到老表时，他才17岁。从没在现实中见过老表，却记住了他纯粹的笑容。“他的视频没什么特别，但看着就是让人开心。”阿默说。

网友小安（化名）偶然刷到过几条“老表”的日常视频，在她看来，“老表”一身病，却从来没有认输的样子，那股拼命过日子的劲儿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最鲜活的缩影。

网友娇娇（化名）对记者说，她几年前就关注了“老表”，这次事件能引发这么大的共鸣，本质上是普通人的惺惺相惜——我们都是和老表一样的人，都在为生活拼尽全力。

有网友说，很多人悼念“老表”，悼念的不是一个网红，而是一个普通人最珍贵的底色：家庭条件差却有骨气，被病痛折磨却积极乐观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王云嘉 记者 刁明康